紅樓圓夢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回　賢郡主鸞誥膺封　癡郎君虹堤奏績

下一回▶

卻說賈政回揚之後，將此事告知甄公。甄公道：「令甥愛此舉，上可寬聖主之愁，下可救百姓之命，功勞不小。須當奏聞獎勵才是！」賈政道：「奏知使得，但是舍甥女不便列銜。」甄公道：「內舉不廢親。若這麼說，大人倒小氣了。」賈政只得列銜同奏。不一日，折子批回，道：「鹽運使林如海之女黛玉孤露庵居，清貞自守，乃能於鬥米萬錢之時，善繼父志，捐米煮賑至十萬石之多，實堪嘉尚。黛玉著恩封『淑惠郡主』，賞與北郡王太妃為女；即著北郡王選擇佳偶，奏聞賜婚。欽此。」

甄公道：「我欲自去宣旨」。賈政道：「我當奉陪。」次日，起身到庵，只見芳官等已先在伺候。甄公便請郡主接旨。黛玉出來仍是道裝，賈政只道：「謝了恩，再換命服。」

那裡知道宣旨已畢，黛玉不慌不忙奏道：「一介女流，蒙皇上格外洪恩，天高地厚，粉身難報。但孤露餘生，不願受封。尚有陳情表章一道，求大人轉奏。」這表黛玉於昨晚得信後，已先預備。甄公忙將副本啟看，不特情詞悱惻，就是這筆簪花書法，已堪欽敬。看完了道：「自當代奏，但恐聖上未必肯依。」

賈政也沒法，遂同吃了兩道茶，仍回公館。

恰好甄寶玉因省親到揚，過來請安。賈政出見，本係寶玉同年，又見他儀容舉止，十有八九，不免動了個見鞍思馬之意，雖勉強支持，送客去後，歎了幾口氣，悶悶不樂。晚飯後，恰好包勇來告假，跟甄公子去金陵家中看看。賈政道：「他明日就去麼？」包勇道：「明兒一早就走，不過三五天耽擱就來，奴才仍舊同來。」

賈政點頭應允，隨即上牀。想寶玉瘋病，據他母親說，實因黛玉而起；莫不是逃走出家，也因黛玉。又想起黛玉之母，從小與我最友愛的，不幸身亡，單留此女。我原該立定主意，將黛玉定為媳婦，如何出門時，草草聘定了寶釵？這總是太太姊妹情深。姑嫂念薄。故自己外甥女，便要聘來；我的外甥女，便要推出。抬老太太作主，叫我不敢不依。其實黛玉為人，又穩重又伶俐，開首來府中，人人稱贊；老太太也珍愛他同寶玉一般。後來呢，總為璉兒媳婦在老太太面前說長說短，又在太太前說白道黑，即便贊他，也是暗裡放刁，形容他的尖利。後來太太也一路說去，老太太也不大疼他，我在中間，豈不知道。

好好的榮寧兩府，被璉兒媳婦弄得家破人亡－－人命也來了，私通外官也來了。直到而今，還落下個重利盤剝小民的名號。

畢竟是他妒忌黛玉，只恐做了寶玉媳婦，便奪他帳房一席，故此暗施毒計，將黛玉氣死；便又迎合太太，娶這寶釵過來，忠忠厚厚不管閒事。我且聞得，吉期寶釵還借了黛玉的名哄寶玉，才得做親，豈不可笑？就是寶釵委曲相就，也甚可恥！昨日看黛玉奏章內，如「兩小無猜，桃偏短命；三生有恨，蘭自孤芳」，以及「遠錘建負我之嫌，甘右軍誓墓之舉」等語，已隱約說在裡頭。萬一聖上查究起來，自家貴妃喪中娶妻，比璉兒娶尤二丫頭作妾，其罪更大，豈不可怕！若得寶玉回來，我索性奏明，仍將黛玉娶來也罷了，偏又沒找處。翻來覆去一夜沒睡著。

到了五更，朦朧睡去，只見賈母走來道：「這事是我的錯。但他二人團圓近了，府裡也就重興。你莫著急！」賈政醒來，已是紅日滿窗。去拜甄少爺時，已早走了。

卻說甄寶玉同包勇到了南京，住了兩日，仍即趕回。路過棲霞，忽聽得有人在林子裡念詩，不勝詫異。及細尋時，卻是一鸚哥在樹上念黛玉的《葬花詩》。甄寶玉要捉他時，又飛過河去了。趕到渡口，明寫著：「迷津渡」，因即渡了過去。那鳥又在前念詩，趕去又走。轉過幾彎，有一小茅庵。那鳥飛進去道：「寶二爺，寶二爺來了。」甄寶玉

也進去看時，一人與己無二，發起怔來，道：「你可是寶二爺？」那人也道：「你可是寶二爺？」甄公子道：「你是假的！」那人道：「你是真的！」因起來拉手道：「寒舍一別，悠忽數年。因弟棄家外出，久未接教。」甄寶玉方知原是寶玉，便道：「那年幸列同榜，即造府奉候，僅見令姪同年，知兄已迷失，不想在這裡遇著。現在年伯因堤工緊急，家父同在揚州，兄極該去定省才是。」

賈寶玉道：「弟此行原為家父堤工而來。但家父庭訓，兄所稔知，要年伯為之先容才好！」甄寶玉欣然應允，一面令包勇通知，一面並馬入城，同到制台署中。甄寶玉替賈寶玉回明原故，甄公也欣然先打道去拜賈政，隨後兩位寶二爺一同到公館，賈政即命傳入。

賈寶玉見老爺同甄公坐在上面，忙即跪下。甄寶玉也欲陪跪，賈政忙用手扯住，一面喝寶玉道：「你這死不了的畜生！今日也見我麼？」寶玉忙碰頭，賈政究竟心痛，隨轉過口道：「今既甄年伯說情，暫且饒你，可將你這幾年在外光景，一一稟來！」寶玉忙打千道：「兒子出場迷失後，就跟了師父在廬山竹隱寺打坐。前日，師父忽叫我道：『你俗緣到了；你父親的大功也要你去，才得完竟。』因給兒子一瓶泥，叫做『息壤』。就領兒子到這葫蘆庵坐著，道：『有一同你一樣的人，就來了。』坐不半日，果然甄年兄來了。」甄公道：「可見事有定數。如今難得大人骨肉重逢；大功即峻，豈不大喜！」賈政道：「這是小子們謊話！大人也信他呢？」寶玉打千道：「師父吩咐，明日未時是四巳未，便可施工。叫兒子仍舊僧裝，將泥布灑，便有效驗。」賈政道：「一派訛言，明日不准，再問你！」

到了次日，等至未時。寶玉戴了毗盧帽，披上袈裟，一雙白足，在頂溜處灑泥，念大悲咒。只見那水，始而勢甚汪洋，到第二遍，水勢漸殺。直至第三遍，便露出泥來，可以施工，因即趕緊不埽。不一時，口子就合龍了。兩岸堤上人千人萬，多跪下叩頭，道：「這是聖上洪福，才有這樣活神仙下界。」

甄公一面請寶玉易服，一面和賈政道喜，商量奏稿。賈政道：「小子僥倖成功，萬不可歸功於他！甄公那裡肯依，竟六百飛遞奏聞了。這裡賈政便同寶玉仍回公館，心裡兀自喜歡。想起黛玉來，是寶玉心上人，況此刻彼此都算有功之臣，盡可辦前晚間所想之事，便道：「你林妹妹回過來了，你該去走一遭。」寶玉答應。

次早一騎到庵，先是李貴、王元等迎著請安，隨進內見了芳官，道：「那日太太打

發你去了，我心如刀割。不想，如今又得見面，憑你怎麼，不放你去的了。」紫鵑、五兒也即出來請安，寶玉道：「好，好！我們如今可以長在一塊兒了。」紫鵑道：「有句話你莫傷！郡主說，今日不能見你。有對一副、珠一粒，你對上，將珠拿去。」寶玉接過看時，那珠是淺絳色的；對上寫著：「空不異色，色不異空」，便問：「這珠那裡來的？」紫鵑道：「這是郡主回生時，口中吐出來的。」寶玉心下領悟，拿起筆來，對道：「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。」寫畢，就將自己這塊玉擱在上面，將珠及對上聯收起，道：「不必見了！煩你送了進去就是了。」

原來黛玉心中本有寶玉。因現在抗表辭婚，不便先見，故以此試他。那知寶玉靜坐了幾年，心下明白，不像前番黏滯，所以竟以珠易玉，又似參禪，又似送聘。那時五兒忙接過來，送進去。寶玉也不等回復，回去了。

不一日，黛玉辭封折子批回：「不准辭婚，只准修墓。事畢，然後緩程進京。」一日，寶玉折子也批回了，道：「賈政父子有功於國，賈政升授兵部尚書，所遺之缺，即著寶玉補授，加封子爵。」又一旨與甄公道：「前此林黛玉辭封表內，似有不得志光景，經朕看出，細詢北郡王，當將原委奏明，也深為抱屈。因寶玉沒尋處，難於位置。今既來揚，又他二人：一奠民居，一濟民食，俱建不世大功。特降此諭。」命甄公即速料理，先為完婚，俟秋涼雙雙回京，以償夙願。並令欽天監擇了八月十六日婚期，賞了金蓮燭一對，命服兩襲；又加賞黛玉，太監八名，宮女八名，金如意一枝，玉劍一具，隨後進發。甄公不敢怠慢，即至公館，邀賈政同去。

那知黛玉雖心有寶玉，但他已悟道，全不在世俗恩愛面上。

前日見寶玉之對，歎為知己；如今忽有此舉，轉覺多事，所以只推病不能出見。甄公便問賈政，賈政也沒理會，便問寶玉。

寶玉道：「有緣無緣，總是前緣。大人不用急！」賈政愈覺詫異，因想紫鵑與黛玉最好，復打轎到庵，屏去從人，與紫鵑細細講明，托他與黛玉前設法圓全；並向紫鵑打了一拱，嚇得紫鵑連忙避開，然後回道：「奴才們敢不盡心？但終不便上台盤。甄少奶奶李三姑娘與郡主舊好；又是表姊妹，現在南京，何不請他來？便好入內了。」賈政大喜，便與甄公商量。不三日，便接了李綺來庵。

初到這日，彼此敘舊，卻未提起。次日，李綺又到臥房坐著。紫鵑回道：「妙師第

二封柬帖寫的今日之期，在那裡開看？」黛玉道：「仙師柬帖必須拜讀！待我掙起來。」紫鵑與李綺丟了眼色，李綺差人趕去通知。這裡黛玉梳洗已畢，至佛前焚香，將柬帖拜讀，又是一首七絕：

雙雙跨鳳了前緣，夫貴妻榮四十年。

明月二分照喬木，紅花碧柳更啼鵑！

黛玉心裡明白，默然坐下。

忽報甄公要見，黛玉只得出來，甄公將廷寄的話說了一遍。

黛玉諒難推辭，便站起來道：「聖恩高厚，遵旨便了。尚有不盡之言，當托尊少奶奶轉達。」　甄公大喜而去。李綺便問：「尚有何事？」　黛玉道：「將來辦理，須要就在祠堂，庶算父母之命。至芳官等三人俱生死姊妹，必要同在一處。」李綺道；「這卻不難，但芳官這一頭青絲怎樣呢？」郡主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這裡有元霜丸，塗上一晚便可長出。但恐芳妹不肯。」

李綺道：「除非如此如此。」黛玉點頭道：「妙！」當日午飯，李綺正席，黛玉對面，芳、紫三人打橫坐下。

吃酒中間，行起「打五更令」來，把芳官灌得大醉，又像前在怡紅院裡，不知人事了。大家扶他睡下，忙將丹化開塗上。及至芳官醒來，頭上奇癢，用手搔時，卻又礙手；忙起來照鏡時，竟如如來螺髻一般；用水洗開，已有二尺餘長。芳官發狠，仍舊要剪。黛玉忙將剪子奪下，力勸了一番，才得安靜。紫鵑忙將餘下的元霜丸，托李綺即送去與寶玉，一樣塗上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